



關澤卿

三國故事

雜劇研究

劉靖之著

第二版

關漢卿三國故事雜劇研究

A Study of Guan Han-qing's
Dramatization of
the San-guo Stories

(第二版)

劉靖之著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責任編輯 盛美娣

裝幀設計 尹 文

封面題字 黃苗子

書 名 關漢卿三國故事雜劇研究

作 者 劉靖之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 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 次 1980年5月香港第一版

1987年2月香港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32開(142×210mm)244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539·0

© 1987 Joint Publishing Co. (HK)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羅抗烈教授序

關漢卿是元代最傑出的戲曲家，雜劇多至六十餘種，見存的還有十多種，數量遠遠超過任何一位古典戲劇家。同時他又是著名的散曲家。貫雲石《陽春白雪序》說：“關漢卿、庾吉甫造語妖嬈，適如少女臨杯，使人不忍對帶。”就是稱讚他的散曲的。然而他的散曲地位到底比不上雜劇，所以六百年來研究評論關漢卿的人，多以雜劇為對象。他的劇作種類繁多，《太和正音譜》所謂“雜劇十二科”，幾乎應有盡有。其中以婦女戲和公案戲最有名，所以論者的焦點，又集中在《賣娥冤》、《望江亭》、《救風塵》、《蝴蝶夢》、《綯衣夢》等劇上面。而反映民族思想的《單刀會》和影射元蒙統治陰森恐怖的《雙赴夢》，在五十年代以前的漫長歲月中，幾乎無人過問，形成一片空白。究其原因，固然由於流傳甚盛的《元曲選》沒有收錄這兩個三國故事劇，一向不受注意；但是最主要的，却因封建思想的局限，不敢作如是觀。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百花齊放，蓬勃非常，對關漢卿劇作的研討也有長足的發展，我們時常從報刊裏看到有關這方面的論著，同時，“關漢卿戲劇集”、“關漢卿研究論文集”一類專書也次第出版。然而對於《單刀會》和《雙赴夢》的探討，似乎還不普遍，多數是在總論關漢卿雜劇時特地提上一筆。像王季思先生的《關漢卿和他的雜劇》（《人民文學》1954年第4期）、趙景深先生的《關漢卿和他的雜劇》（《上海戲劇學院學報》第18期）對《單刀會》都有很精彩的見解，而王先生的看法又更深一層。又如聶石樵先生的《論關漢卿的雜劇》（《文學遺產》增刊第五輯），對《單刀會》和《雙赴夢》也有所論析。這些都是相當突出的，可算是注視這兩劇的良好開端，如果不被腰斬，一定會開花結實，使研究關劇的園地更加擴展充實。可惜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由於“四人幫”一伙對文化、教育、學術的大破壞，當年齊放的百花只是曇花一現。在這個“文藝黑暗時代”中，再也聽不到研究關漢卿的消息。今天，黑暗時代已經過去，憂讒畏譏的陰影已被春風吹散，“四人幫”的桎梏已被拆下砸碎，正是“文藝復興”的大好時光。然而被扼殺了十年的學風不是一下子可以復元的，何況古典文學研究百廢待舉、“救死扶傷”之不暇呢！所以，這三年來，我們還是很少看到關於關漢卿的論著。所以，現在

看到劉靖之的《關漢卿的三國故事雜劇》，不免有空谷足音之感，作為一個古典戲曲愛好者是值得欣慰的。

以這樣多的篇幅作《單刀會》和《雙赴夢》的專題研究，這本書可以說是最先出現的，也取得一定的成果。元代歷史故事劇以演三國和水滸為最大宗，現存的作品，三國比水滸還多些，本書首先做了統計和簡介，很有概括性。關漢卿的生平，《錄鬼簿》只記了十四個字，通行本還錯了一個，三十年代以前四五百年間大家都不會認真考究，只是以訛傳訛。三十年代以後的學者才加以懷疑，展開討論，衆說紛紜。本書比較衆說，辯惑析疑，也很有概括性。一些小枝節作者也不輕易放過，例如為了證明在《三國志演義》以前還有許多三國故事流傳，曾舉王惲《二喬觀史圖》詩為例，是有力的證據。這種例子還很多，就元曲來說，王惲之有《折桂令》題《二喬觀書圖》，周德清《越調鬥鵠鶴·雙陸》套數，有“百一局似關雲長獨赴單刀會”，“諸葛亮要擒司馬懿……屯兵渭水”，“點頰如跳溪劉備，無梁如火燒曹孟德，撞門如拒水張飛”，都可以作補充。

書的重心是集中敘述這兩種三國故事的有關項目。兩者的版本最先見於《元刊雜劇三十種》，其次是明脈望館校鈔本。兩者之間頗多異同，作者花了很多的工夫，在鄭齋的《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校的《關漢卿戲劇集》等書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校勘，作出結論。這些結論，是有見地的。《單刀會》當時十分流行、刊本很多，所以元本尚有孑遺，加上後來《三國志演義》一番渲染，影響更大。作者首先把它的故事主要情節和《三國志》、《資治通鑑》等史書的片段記錄比較，接着又同《三國志平話》、《三國志演義》比較，看出它們對史實的保留程度、處理手法的高下，評論是相當中肯的。至於它對後來各種地方戲的影響，本書末章有簡略的報道，在全書的組織上相當繁湊。《雙赴夢》比較冷僻，元刊本和明鈔本都沒有科白，關目不容易貫串起來，但據曲文，可知第一折是劉備唱，二折是諸葛亮唱，第三、四折是張飛唱。關羽、張飛之死，劇情取材於《三國志·關張馬黃趙傳》，作者在此有詳細說明。然而史書裏關張之死不同時，小說亦然，關漢卿為什麼把它安排在一起？劇的正名既是《關張雙赴西蜀夢》，為什麼關羽沒有唱曲？《三國志》本傳說劉備常勸戒張飛：“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這是張飛致死的主要原因，劇裏為什麼避而不提？都是可以進一步討論的。

本書在題目範圍內面面俱到，相當完整，但是思想性方面分量似乎輕一點。我們知道，生活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作家，他們的意識、思想、感情和所處的時代就像如影附形，要分析史劇為什麼這樣塑造

人物和事件，必須找出作者的社會歷史根源。關漢卿生於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最尖銳化的元代，那時候蒙古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統治階級恣睢殘暴是歷史上少見的。《單刀會》十分強調正統觀念，借魯肅、喬公、關羽之口，說曹操“佔了”中原，劉備“佔了”西蜀，孫策、孫權“佔了”江東，“國步艱難”，“我漢家天下，誰想變亂到此”。這種觀念，表面看來好像和朱熹《通鑑綱目》以蜀漢為正統一樣，但配合當時的民族矛盾來說，未曾沒有漢族的民族思想存在，曹魏、孫吳都不是正統，何況元蒙？其次，《單刀會》塑造關羽威猛絕倫的英雄形象也是有原因的。反抗侵略、捍衛國家，必須以武力對付武力。劇中第一折的《鵠踏枝》、《金盞兒》、《尾聲》，第二折的《浪繡球》，第三折的《么篇》，第四折的關羽道白，都大力誇飾這個英雄形象。因為沒有這樣的人物，就不足以伸張正義、保土安民，何況驅除異族、還我河山？這種設想，和他的正統觀念互相表裏。

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一個小插曲。三國故事裏的猛將總是用重兵器的，張飛用“丈八蛇矛”，關羽用“青龍偃月刀”。張飛用矛，見於《三國志》本傳，矛長丈八也見於文獻記載。《藝文類聚》卷六十引《通俗文》：“矛丈八者謂之矟。”又引《靈鬼志》：“河間王顥既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者，常乘一赤馬，俊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西為之歌曰：‘龐上健兒字陳安，頭細面狹腸中寬，丈八大槊左右盤。’”槊即矟，也就是矛，張飛在當陽長阪“瞋目橫矛”，大概是這種長兵器。宋周邦彥《薛侯馬》詩有“蛇矛丈八常在手”之句，金元好問《征西壯士謠》有“手內蛇矛丈八長”之句，可見宋金時這個兵器名稱已經流行，戲劇小說都有所根據。關羽的趁手兵器應該是劍而非“偃月刀”。《三國志》本傳說：“建安五年……（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殺顏良時，似乎是劍刺。唐郎士元《關羽祠送高員外還荊州》詩：“將軍稟天姿，義勇冠今昔。走馬百戰場，一劍萬人敵……”所見關羽塑像是執劍的，不是後世“關帝廟”裏所見的大“關刀”。《單刀會》裏，雖然有“你便有千員將，閃不過明明偃月三停刀”（第一折《金盞兒》），“他勒着追風騎，輕輪動偃月刀”（第一折《尾聲》）的話，但說用劍的更多。第二折“他若是寶劍離匣，準備着頭”（《浪繡球》）；第三折“臂展猿猱，劍擊秋霜”（《么篇》）；第四折“則為你三寸不爛舌，惱犯我三尺無情鐵，這劍飢餐上將頭，渴飲仇人血”（《雁兒落》）。第四折的賓白說得更具體，他對魯肅說：“我這劍界，頭一遭誅了文醜，第二遭斬了蔡陽，魯肅呵，莫不道第三遭到了你也？”又說：“這劍按天地

之靈，金火之精，陰陽之氣，日月之形；藏之則鬼神遁迹，出之則魑魅潛蹤；喜則戀鞘沉沉而不動，怒則躍匣錚錚而有聲。今朝席上，倘有爭鋒，恐君不信，拔劍施呈，吾當攝劍，魯肅休驚！這劍果有神威不可當，廟堂之器豈尋常？今朝索取荊州事，一劍先交（教）魯肅亡！”他不只善於用劍，而且滔滔不絕地論劍呢。聽說外國有些學者曾組織一個小組，專門研究關羽的大刀有多長、多寬、多重，始終得不到結論。這個專題研究不免近乎笑話，因為那柄據說沉甸甸的“青龍偃月刀”，是千年後好事者替他鑄造的，自然研究不出一個所以然了；就是《劍錄》所說他“自採都山鐵爲二刀，銘曰‘萬人’”，恐怕也有問題的。

《雙赴夢》隱喻的主題思想，靖之接受了聶石樵《論關漢卿的雜劇》的看法。聶先生認為關漢卿“是由金入元的人”，從金崇慶末（1213年）到“金元之間以至於元代前期的時代特徵”，是“駭人聽聞”的“異族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兇殘殺戮和瘋狂掠奪”，“這就是關漢卿創造劉備和張飛性格中報仇雪恨特徵的社會歷史根源”。這種分析基本上是對的。然而據學者考證，關漢卿可能生於蒙古時代，看不到崇慶至金末的社會慘劇。其實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民族矛盾外還有階級矛盾，蒙古、色目是統治集團，漢人、南人是被統治的廣大人民，在野蠻黑暗的統治下，社會成了地獄，人間好像陰間，生命毫無保障，活人等於游魂。《雙赴夢》第三折張飛唱：“我壯志消磨，暮年折剉，今日向匹夫行伏落。”（《醉春風》）第四折又唱：“往常真戶尉見咱當胸叉手，今日見紙判官趨前退後，原來這做鬼的比陽人不自由！”（《倘秀才》）這不是唱出了被壓迫者的悲憤心聲嗎？導致亡國的原因很多，而爲虎作倀、認賊作父、萬死不足以辭其咎的漢奸，也是罪魁禍首。劇中對糜芳、糜竺、張達的不共戴天之仇，表現特別深刻。第三折《耍孩兒》次曲說：“燒殘半堆柴，支起九頂鏹，把那廝四肢梢一節節鋼刀剉，虧閼了腸肚鷄鴨剁，數算了肥膏猛虛拖。”第四折《尾聲》說：“活拿住糜芳共糜竺，閬州裏張達檻車內囚，杵尖上排定四顆頭，腔子內血向成都鬧市裏流。”這種刻骨銘心的怨毒，不單是個人的生死仇恨，更重要的是對漢奸走狗出賣國家民族的仇恨。從這個角度看，《雙赴夢》和《單刀會》同樣蘊藏着濃厚的民族思想，只是表現的藝術手法不同而已。《單刀會》的關羽氣吞河嶽，能令江山生色，《雙赴夢》的張飛鬼氣森森，哀傷怨憤，兩種截然不同的氣氛，却統一在相同的主題上，這也是關漢卿戲劇手法高明之處。

這兩個雜劇，雖然知名度不及《賣娥冤》、《望江亭》、《蝴蝶夢》等，其實各有千秋；與含有封建意識、庸俗功名觀念的《狀元堂陳母教子》比較，簡直不可同日而語。靖之挑選《單刀會》和《雙赴夢》做研究對

象，在王季思、趙景深、聶石樵諸先生的基礎上加以取捨和擴充，取得這樣的成績，是值得讚賞的。希望他繼此書之後賣其餘勇，把現存的元人三國故事雜劇都加以研究和批判，就更有意思了。

古典戲曲的構成條件，除思想內容外還有文詞和音樂，是三結合的整體。思想內容固然主要，應該強調，其餘兩個條件最好能夠兼顧。靖之有湛深的音樂素養，這是有利的條件，要兼顧並不困難。如果通過這本書的出版，吸收讀者的意見，豐富他的研究和寫作經驗，那是最好不過的了。在這裏，我站在讀者立場向作者提出一些意見，只供參考罷了。

羅忼烈

於香港大學1979年冬

第二版序

《關漢卿三國故事雜劇研究》自一九八〇年五月出版以來，國內和香港一些學者撰文、來信，敘述他們的讀後感，並提出意見，使作者獲益良多。現趁再版機會，談談這些意見。

王起教授寫了兩封信，一封致羅忼烈教授，一封給作者，詳論他的感想和對此書所討論的《單刀會》與《雙赴夢》兩劇的研究與校勘方法，顯示了他認真的治學態度和對古典文學的熱愛。王教授年事已高，教學研究工作相當繁重，仍然抽出寶貴時間詳細討論此書。在來信裏，他附一小箋，親筆寫道：“因手戰，信由小女代抄。”使作者既欣佩又感激。

王教授在信裏提出了好幾點補充意見。在論及《單刀會》故事內容時，他認為“應該看到文學史上另外一些表現政治鬥爭的歷史故事或通俗文學作品，如《臨潼會》、《涿池會》、《鴻門會》等對《單刀會》的影響”。他指出：“外交談判既要有實力作後盾，又要強而有力的理論來駁倒敵人。”這些概括性的評論，用來分析《單刀會》裏的政治形勢，既深刻又貼切。他對《單刀會》第四折的分析和意見，更表現出他研究古典文學的深厚功力。此外，他還認為“劍界”即“劍戛”、“暗”即“審”、“鞠躬躬”即“曲躬躬”等，都是獨到的發現。

對刻工粗略又缺科白的《雙赴夢》，他提出了兩點意見。第一點有關校勘方法，他認為可以用“字句辨析入手”方法來校訂這個字跡模糊不清的元刊本，並根據這種方法詳細列出了十四點校勘建議，作者隨之茅塞頓開。第二點有關《雙赴夢》的故事內容，他以為《昊天塔》雜劇可能是《雙赴夢》的前驅，這一發現值得元雜劇學者的重視。

王教授的兩封信，對作者固然有着深刻的啟發，對其他研究工作者也極有參考價值，因此特徵求王、羅兩位教授的同意，將這兩封信收在書後，作為附錄三，供讀者參考。

年事更高的趙景深教授也於一九八〇年八月五日和十月九日給作者寫了兩封信，他評謂：“大著的缺點在於繁瑣，但優點也在於繁

瑣。”對《雙赴夢》雜劇故事的流傳情況，他也有所發現：

我替你找到《雙赴夢》的流傳情況，在明成化本說唱詞話中的《花關索傳》得到引證。這《花關索傳》是明代成化年間刊本，但說是“重刊”，可見是重刊元刊本的，因為插圖和格式都與《全相平話五種》相同，可證明此成化本的原本是與《全相評話五種》同時的。此書的《貶雲南傳》敘關羽、張飛死後，劉備已得成都府，夢見關羽、張飛。原文云：

張飛道：哥哥，你那裏來？

關公道：我在荊州被吳王欺負，關我在玉泉山下，自刎身亡。我特來托夢與哥哥。

此前還敘有張飛酒醉，張達懷恨，將張飛刺死。你可再翻一遍，寫點比較文字。

目前，有關《雙赴夢》雜劇的論著和資料極為缺乏，趙教授的補充資料就顯得十分可貴了。

趙教授還向作者建議，謂此書之後“再加一個附錄，把你校訂的《雙赴夢》只收你的改訂文字，不做校勘。這樣，校勘已經說得很詳細，你校勘的結果作為附錄，就更可以使讀者看到《雙赴夢》校勘後完整而又合理的本子”。這個建議十分好，因此作者在此書第四章第五節校勘《雙赴夢》曲文的基礎上，參閱王起教授的十四點意見，再次校訂《雙赴夢》曲文，並收為書後的附錄四。正如王起教授所說，此劇僅得元刊本一種版本，刻工既粗略，科白又缺，校訂工作十分吃力，錯漏難免，敬請讀者隨時提出寶貴意見，以期盡力恢復此劇曲文的原來面目。

除了王起和趙景深兩位教授外，中山大學的洪柏昭先生、華南師範大學的羅東昇先生、陝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陳周昌先生、香港的馬彥先生等學者也來信或撰文，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見。洪先生不僅來信討論《雙赴夢》的內容和角色，還在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日香港《文匯報》上以《〈關漢卿三國故事雜劇研究〉評介》為題，撰文評論介紹此書。羅先生在來信中指出印刷方面的錯漏，具體而詳盡，對此次再版有限度的改正工作極有幫助。馬先生在一九八〇年九月號《開卷》裏撰文，提出“引用參考資料應以原版為準”以及“關帝之興起是清廷愚民政策之所致”兩點意見，也極有參考價值。陳先生最近來信說，經他研究所得，以三國故事為內容的雜劇共有六十種（現存二十一種、已佚三十九種），較此書所開列出來的四十六種（現存二十一種、已佚二十五種）多了十四種。但此書所舉的四十六種均為元人劇作，而陳先生所說的六十種並沒有註明年代，因此有待進一

步考證。這些學者所提出的各點，能夠改正的錯漏之處都在再版裏改正了，至於那些改動較多的則在這篇《再版序》和附錄三、四裏一一予以交代，以避免重新排版，節省費用和時間。

《雙赴夢》各折主唱角色，由於缺少科白而引起不同的意見。洪先生認為“劉備除唱了第一折的《點絳唇》、《混江龍》外，還唱了該折的《尾》曲。這是使者回報關、張被害，他表示要殺進東吳報仇的”。而王起教授的看法却不同，他在致作者信裏說：

但從曲文內容和元劇聯套體例看，全劇四折曲子，第一折使臣唱，第二折諸葛亮唱，第三、四折張飛唱。第一折的〔點絳唇〕、〔混江龍〕二曲，是使臣轉述劉備對關、張的懷念，並不是劉備自述的。第四折的〔三煞〕、〔尾〕二曲，是張飛在夢中辭別劉備唱的。〔尾〕曲的“火速的驅軍炫戈矛，駐馬向長江雪浪流，活拿住麋芳共麋竺”等句，都只是張飛的一種願望，在全劇結束時並未成爲事實。你在分析劉備在《雙赴夢》中的舞台藝術形象時，對這點似不夠明確。

根據曲文的內容和語氣來看，洪先生的意見似乎言之成理；依照元劇聯套體例來看，王起教授的分析則較合邏輯。在發現更多的有關資料之前，對這點現在還難作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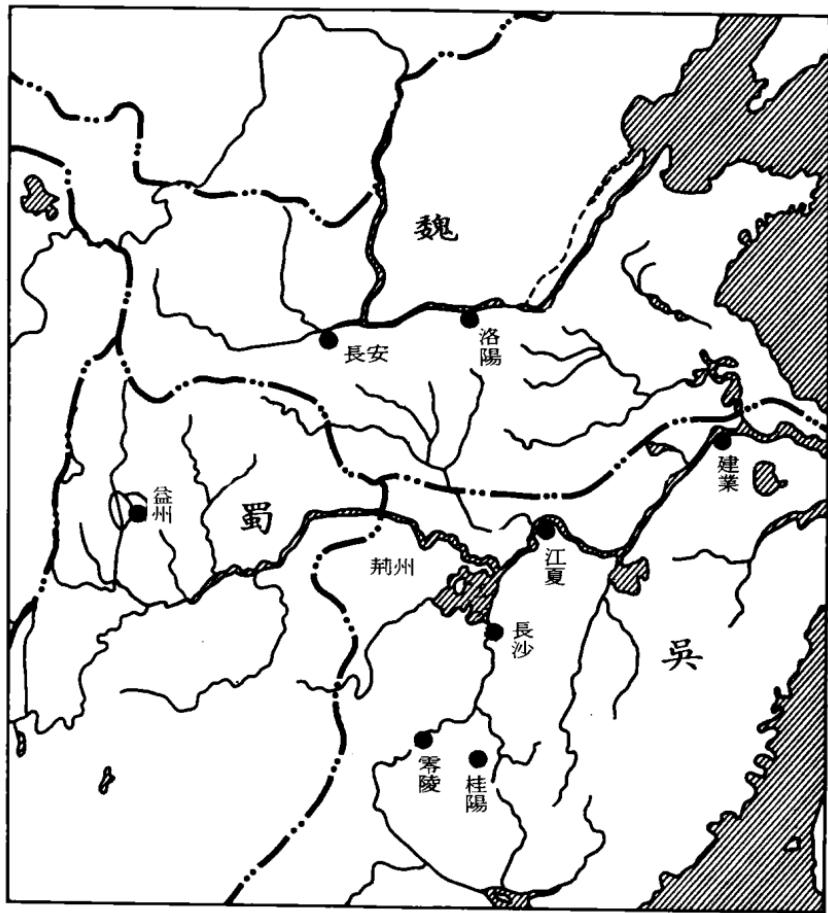
作者對上述諸位學者教授的建議致以衷心的謝意，更感謝羅忼烈教授，他不僅在作者寫作此書過程中審閱原稿、提供資料，還抽出寶貴的時間為此書撰寫序言。

作 者

於香港大學1983年6月

插 圖

- 1 三國鼎立形勢簡圖
- 2 關漢卿畫像
- 3 元刊本《單刀會》首頁
- 4 日本覆刻元刊本《單刀會》首頁
- 5 明鈔本《單刀會》首頁
- 6 《孤本元明雜劇》本《單刀會》首頁
- 7 《全相三國志平話》之《關公單刀會》一節
- 8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四《關雲長單刀赴會》首頁
- 9 《納書櫝曲譜》之《單刀》首頁
- 10 《納書櫝曲譜》之《訓子》首頁
- 11 《集成曲譜》之《訓子》首頁
- 12 《集成曲譜》之《刀會》首頁
- 13 《關漢卿戲劇樂譜》之《單刀會》第三折崑曲五線譜
- 14 《關漢卿戲劇樂譜》之《單刀會》第四折崑曲五線譜
- 15 元刊本《雙赴夢》首頁
- 16 日本覆刻元刊本《雙赴夢》首頁
- 17 《全相三國志平話》裏關羽被害的《關公水滸于禁軍》一節
- 18 《全相三國志平話》裏張飛被害的《先主托孔明佐太子》一節



三國鼎立形勢簡圖
據香港中華書局《三國演義》之地圖繪製

插圖 1



閻漢卿畫像
攝自《閻漢卿戲曲集》

李斛作

插圖 2

古杭新刊的本閻大王單刀會

第一行上角住

外末上

奏作云

駕云

外末云住

住

正末扮番國老上

住

外末云

尋思云

今日三冬已

安忍引子戈又交生灵受苦慘無寧日每也合涼天子咱

過去見札數了

駕云

陛下方歲々

微臣愚那

荊州不可取

駕又云

云不可去

云

云

關公圖由本以進固是像於禽獸漢君軟弱民心悶當日五
營力併了畫草誅了袁绍

混江

存的孫劉曹操平分

一回作三朝不付亡何清海晏而順民調兵器改為器械用征

旗不動酒旗擺軍旗戰馬原原杀氣散陣雲消後將投你臣僚

脫金甲為羅袍披前旗捲虎幡革鞍股間劍揮在席轉折治的民

安國泰却又單將老矣番

駕云

聯合与它、還反上九州想

當日曹操不來取

吳生被那弟兄

每當生

空赤云住

古杭新刊的本閨大王單刀會

駕一行上開住 外末上奏住云 駕云 外末短住

正末折喬國老上 住 外末云

尋思云 今日三弓已

安恐列干戈又交生靈受苦您衆宰相每也合凍天子咱

過去見礼數了 駕云 云 陛下万歲々 拙微臣愚見那

荊州不可取 駕又云 云 不可去々々

點絳唇 咱本又漢國呂僚故負他漢君软弱兇心鬧當日五
刃鎗刀併了董卓誅了袁紹

混江龍

存的孫劉曹操平分

一國作三朝不付它河清海晏而順民凋兵器改為農器用征
旗不動酒旗搖軍罷戰馬添漂介氣散陣雲消役將校作呂僚
脫金甲石羅袍披前旗捲虎潛竿股間劍插龍歸輔挂治的民
安國泰却又卑將老兵喬 駕云 啥合与它這上九州怒
當日曹操本來取 吳生被那弟兄每當住 駕末云住